

儿童文学新人新作选

(1981年选本)

白 脖 儿

儿童文学新人新作选
编 委 会 选编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罗 辰 生

男，三十八岁，河北省华城县人。高中毕业。曾任小学教师十四年，现为《东方少年》杂志编辑。近几年，已发表二十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花儿朝她开》）。此外，还写了两个电影文学剧本，《入队》已由天津电影制片厂拍摄。其《一张电影票》已选入小学语文教材；《吃拖拉机的故事》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二等奖。

白 脖 儿

1 五（2）班的张小明有个“漂亮”的外号——白脖儿，这外号还是他奶奶给起的呢！

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把他奶奶气急了，他奶奶要打他。他在前边跑，他奶奶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生气地嚷：“也不嫌害臊，都五年级了，还是个白脖儿！”

这话被同班的同学听见了，“白脖儿”的外号就传开了。

他怎么戴不上红领巾呢？用中队长方娟娟的话说：就是

经不起考验。

有一次，地理老师上课提问一个同学，祖国有几条山脉。这个同学回答不出来，就冲张小明使眼色，让他偷偷告诉自己。张小明想拿这个同学开心，逗大伙笑一笑，就装得挺认真的样子小声说：“有西山！”这个同学就忙说：“有西山。”他又说：“有景山！”这个同学也随口就说：“有景山！”逗得同学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老师讲北冰洋，他就搭下茬：“北冰洋产冰糕！”老师说：“你怎么乱说一气？”他装得可认真了，忙说：“哎呀，商店里卖的冰糕上边就写着北冰洋呢！”结果，全班又哄堂大笑。

就这样，每一次讨论他入队时，中队长方娟娟总是说：“再考验考验吧！”

张小明总入不了队，肚子里憋着气，这股气就冲方娟娟撒开了，因为方娟娟戴副眼镜，他就背地里叫她“四眼儿”。

五（2）班班主任白老师是后半学期接的班，又兼中队辅导员。一次，她问中队长：“娟娟，张小明怎么总入不了队呢？”

“有缺点，老不改。”

白老师笑了：“有些缺点，入了队再改不也行吗？”

娟娟一听，吃惊地说：“什么？带着缺点入队？哎呀，那怎么行？”

白老师说：“咱也不能总盯着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优点呀！”

方娟娟不吭声了。白老师说：“你是中队长，应该主动地做工作，找他谈谈吧！”

第二天，方娟娟找到张小明。张小理想，还不是找碴儿批评我，就没好气地说：“你不就是不让我入队吗？我早想好了，不入队照样干革命，咱当党外民主人士！”

说完，一转身走了。

方娟娟看着他的背影，心想：哼！他都不想入队，还看他的优点哪？难道入队还得用八抬大轿去请他呀！

过了些日子，大队部又批准一批队员，当然又是没有张小明的份儿。可张小明的上一年级的小妹妹却入了队。授巾大会上，张小明自然要坐在“民主人士”的专座上，眼巴巴地瞅着小妹妹戴上了红领巾，他眼圈都红了，又怕同学瞅见，忙低下头。可又一想，老这么低着头，不是更显眼吗？索性又仰起头来。

放学的时候，有的同学说：“小明，你真要当一辈子白脖子呀！”

这话钻到张小明的心理去了，他却装得没事儿似的，冲同学笑着。

可是，他心里想：唉，小学毕业以前要真的戴不上领巾，那一辈子再也戴不上了。想到这儿，他心里难过极了。

星期天，他瞅着放在床头上的妹妹的领巾，想出一条主意。他偷偷地把领巾拿出来，一口气跑到照相馆。他在镜子前戴上领巾，脸红得快跟红领巾的颜色一样了。他坐在照相机前，心里发慌。照相的叔叔说：“笑一笑，笑一笑！”

他咧嘴笑了笑，照相的叔叔摇着头说：“哎呀！小朋

友，你刚入队吧？看把你高兴的，连笑都不会啦！”

他又咧嘴笑了笑，那叔叔仍摇着头。没有办法，只得勉强按了一下快门，张小明才松了口气。跑出照相馆，又偷偷地把领巾放回原处。他心想：我有了戴领巾的照片，长大了拿出来看看，也会得到安慰了。可又一想，这到底是假的呀！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2 过了几天，放学的时候，队员们留下来开会。一下课，张小明孤零零地一个人走出教室。他觉得，队员们都在瞅着他。到了校门口，又停住了脚，他真想知道是不是讨论他入队的事。心里知道偷听队员开会是不对，可两只脚一点不听话，又走回来，蹲在窗台下偷听。

噢，是讨论明天中队到北海活动的事。现在队员们在分组，说是一组在前边跑，当“敌人”，在跑过的路上用粉笔画标记，后边一组寻找着标记追。啊！这是玩“跟踪追击”！

张小明心里痒痒起来。

末了，白老师讲话了：“同学们，我有个建议，能不能让张小明参加明天的活动呢？”

顿时，激烈的讨论开始了。

一个女同学说：“他不是队员，怎么能参加队活动呢？”

张小明心里凉了半截。

又一个同学说：“让他参加吧！要不，总把他一个人放在外边，他心里多难过呀！”

一个女孩子又说：“他心里才不难过呢！他妹妹戴红领巾的时候，你瞧他那个样，扬着头，一点不在乎，要是我呀，早羞死了。”

“他心里难过，要是成心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呢？张小明爱逞强，他会这样的！”

张小明两眼一阵酸，忙揉了揉眼。

这时，方娟娟说：“张小明根本不想入队，他说他当民主人士，还说，不戴红领巾照样干革命。”

“他说了吗？是这么说的吗？”

“当然是这么说的！”教室里没有声音了。

张小明在外边觉得腰也疼了，腿也酸了，他不等里边开完会，就赶忙逃走了。

他一边往家走，心里一边骂方娟娟。回到家，把书包往桌上一摔，就躺在床上。

一会儿，他奶奶从外边进来了，怀里抱着两个大面包，高兴地说：“小明，在大街上，我看见你的同学都在买面包，说是明天去北海玩，我也给你买了两个，留着明天在北海吃。”

张小明把头扭到一边去。

第二天天一亮，小明拿着面包早早地就出了家门。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

他正徘徊着，见同学们排着队走来了，打着队旗，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高高兴兴地走着，白老师跟在后边。张小明怕同学看见他，忙一闪身躲进了旁边的商店。进去一看，是个文具店，他隔着玻璃往外偷看着。见方娟娟朝文具

店走来，他忙站在柜台前，装着在看什么东西。

方娟娟走进来，匆匆忙忙地买了几支粉笔，刚要走，一眼瞅见了张小明，她想和小明说几句话，可张小明成心仰着脸不搭理她，方娟娟忙跑出去了。

张小明想，你们不让我去，我自个儿去，一个人照样玩，还要比你们玩得痛快！他不知为什么，也买了几支粉笔，向北海跑去。

他进了北海，偷偷地爬上山，坐在大石头上瞅着山下的同学搞活动。

队旗插在山下的一个椅子上，白老师坐在那儿，算是大本营。当“敌人”的一组，在前边飞快地跑着，追踪开始了。小明瞅着真眼馋，又一想，我才不羡慕他们呢！可又忍不住伸长脖子朝下看着。看着看着，他又“恨”起自己来：真没出息，就不看！他索性闭上眼，可两个眼皮直想睁开，他就用手捂着眼。

正在这时，他猛地听见：“朝这边跑，他们逮不着！”他忙睁开眼。见“敌人”朝他这儿跑来，他忙跳下大石头，藏在石头后边。

“敌人”气喘吁吁地跑到石头跟前，一个人说：“在这儿画个记号，咱们从这儿下山，过石桥，绕着北海跑，到五龙亭去！”

一个同学忙画好记号，他们又匆匆地跑了。

张小明看着他们的背影儿，又羡慕起来。这时，方娟娟带着一组朝这儿追来。张小明想，他们玩得真痛快，我也痛痛快快玩，干嘛一个人傻坐着。他把自己当成“敌人”，

设想着后边也有人在追他，也画着记号，朝山上跑，一边跑，嘴里还一个劲地喊：“追上来啦！追上来啦！”他边喊边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绕白塔跑了一圈，又从西边跑下去。他跑累了，站下来，喘着粗气。心想，我这不是自己蒙自己吗？有什么意思？他感到浑身没劲了。这时，就听方娟娟喊：“快追！他们朝山下跑啦！”张小明一惊，哎哟！坏了！他们把我的记号当成“敌人”的记号啦！这怎么办？又一想，哼！不让我参加，我让你们尝尝苦头。想到这儿，他浑身又来了劲，飞快地跑着。一边跑一边画着记号，就听后边一个劲地追，他不由地笑起来。

他跑着跑着，忽然，发现了自己刚才画的记号。心想，哎呀！我怎么绕了一个圈又跑回来了！又一想，对啦！我把记号联在一起，让他们一圈圈地追吧！

想到这儿，他画完一个记号，忙爬上树，骑在大树枝上，密密的树叶遮住了他。没过一会儿，方娟娟他们满头大汗地跑过来。

方娟娟喘着气，抹着顺脸流的汗说：“这儿有记号，快追！”

十几个人又跑起来，有的累得喘粗气，有的用手扒着台阶往上爬。张小明在树上看着他们又照原路跑起来，心里美得忍不住地乐。

没过多大会儿，方娟娟他们又跑了回来，有的男同学脱了上衣，穿着小背心，有的女同学小辫儿都跑散了。他们到大树下，一个同学说：“快追！这儿有记号！”

方娟娟说：“慢着！咱们怎么又跑了一圈？再追，还是

绕圈呀！”

同学们才恍然大悟，他们觉得浑身没劲了，一屁股坐在地上，有的骂着：“怎么搞的？引咱们兜圈圈！”

一个同学说：“老天爷呀！快刮点风吧！”他仰起脸，一眼看见了树上的张小明。

“噢！张小明在树上呢！”

方娟娟抬头一看，好象明白了什么似的，喊道：“快下来！”

“我不下去！”张小明不敢下去。

“这记号是不是你画的？”方娟娟生气地问。

张小明拉着长声说：“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你！”

张小明说：“你说是我，我还说是你呢！”

方娟娟气得咬着牙，同学们气得直跺脚。

“你，你干嘛来北海？”娟娟大声问。

“噢？哪儿写着我不能来？”张小明说，“这是人民的公园，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

方娟娟被问得张口结舌。

“那，你为什么画记号？”

“兴你画，就不兴我画！我自己的手，谁也管不着！”

娟娟气呼呼地说：“你破坏了我们的活动！”

张小明一耸肩膀：“那怨谁？我又没喊你们，没让你们追我！你们愿意呗！”

方娟娟气得脸色都变了。张小明却笑嘻嘻地说：“要经得起考验嘛！再追呀！”

方娟娟气得哭起来。

这时，那些“敌人”气冲冲地跑来了，大声嚷着：“你们干嘛溜入？我们都到了五龙亭，你们为什么不追？”

方娟娟没好气地说：“你问问他吧！”用手指着树上的张小明。

一次计划好的活动，全被张小明搅了。同学们站在那里，生气地瞪着张小明。张小明不甘示弱，仰脸看着天。同学们没有办法，垂头丧气地下了山。

张小明看着同学们的背影，心里又后悔起来，他想，影响了这么多同学活动，多不应该呀！又一想，反正后悔也晚了，等以后有机会再“立功赎罪”吧！

同学们下了山，告诉了白老师，白老师皱着眉头说：“这对我们也是一次警告呀！”

“什么？对我们的警告？”方娟娟问。

“是啊！张小明现在还跟在中队后边跑，假如有一天，他不跟我们跑，自己到社会上，结识一些小流氓，他变坏了，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吗？”

有的同学点着头。

可是，方娟娟听了，还是一肚子的气。

3 五年级就要毕业了。五（2）班中队最后一次讨论发展队员。当一个同学提出张小明时，娟娟立刻说：“你们都忘记上次在北海的事了吗？”她在提醒大家。一个男队员说：“也不能因为小明捣过一次乱，就形成成见呀！”

方娟娟“腾”地站起来：“谁形成成见啦？我是为了红领巾的荣誉。维护少先队的纯洁和荣誉，是我们的责任！”

另一个队员说：“你也得相信他，他会改正的！”

“改正？考验多少次啦？哪次他改了？”

一个中队委说：“咱们全中队三十九个红领巾，竟帮助不好一个同学，难道咱们就没责任呀！我们只知道考验，谁耐心地帮助他一次来着！”

方娟娟说：“内因是根据，外因只不过是条件呀！”

教室里嘁嘁喳喳地说起来，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争执不下。方娟娟说：“要不，再考验一次。”

就在这时候，教室的门“啪”地一声开了，一个外班同学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进门就问：“张小明呢？”

“什么事？”方娟娟说。

“刚才，小明在操场上玩单杠，一不小心，从兜里掉出一张纸片来。我当初也没注意，小明走了以后，我捡起来一看，噢！是张照片，你们什么时候发展小明入队啦？真不易呀！白脖儿戴上了红领巾。”

方娟娟忙拿过照片，气得睁圆了眼：“哼！还有脸笑呢！大家说说吧！能发展这样的人吗？”人们都围过来，探着脑袋看照片上戴着红领巾的张小明。

人们谁也不吭声了。

方娟娟把照片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对外班同学说：“你先别声张，这回，得狠狠批评他！”外班同学一吐舌头走了。

有人建议，明天再到北海去活动一次，因为上次没玩

好，再有，很快就要毕业了，大家都希望在一起热闹热闹。有的人还提议，明天到北海划船，大家都拍手赞成。

中队会刚开完，白老师来了。她听说不吸收张小明入队时，眉头又皱起来。方娟娟忙掏出照片：“白老师，您看看！这能发展他吗？”白老师接过照片，眉头皱得更紧了。

方娟娟说：“哼！您看，他还笑呢！”

白老师说：“你仔细看看，他笑得这么勉强；他的笑里，隐藏着多么大的痛苦呀！”

“我怎么没看出来？”方娟娟说。

“因为你从一年级就戴上了红领巾，不理解同学们没戴上领巾的心情，更没理解到一个就要毕业同学的心情呀……”接着，白老师建议让张小明也参加这最后一次中队活动。娟娟勉强同意了，但心中暗想，可得小心点，别再让他给搅乱了。

张小明正在大街上玩，听说让他参加明天的中队活动，高兴地蹦起来；心想，兴许明天会给自己戴上红领巾呢！又一想，上次自己把活动给搅了，这一次，自己一定得来手“漂亮”的！

早晨，红领巾们又集合好了，方娟娟一查，就少张小明，她噘着嘴没吱声，心想：“哼！这样的人还想戴红领巾哪？”

白老师让一个同学去找，没多大一会儿，这个同学跑回来，说张小明很早就从家里出来了。于是白老师就带着同学走了。

一到北海，同学们忙向船坞跑去，可是，售船票的亭子

前面，早排了长长的队，“红领巾”们都着急起来，方娟娟急得直跺脚。

这时，张小明从亭子前的人缝里钻出来，脸上流着汗，心里美滋滋的。他见同学们正在一边着急，唉声叹气，就想马上跑过去。可他犹豫了一下，又站住了；心想，我可不能显出巴结你们来！于是，装得没事儿似地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他又担心同学看不见他手里的船票，就捏着票角，让风吹得一张一扬的。

“噢，这不是张小明吗！”一个同学喊，偏看不到船票。

“张小明，你怎么一个人来啦？”另一个同学问。

小明沉不住气了，仍转着弯说：“我给家里买船票来了。”

“哎呀！有多余的吗？”同学们忙问。娟娟也马上凑过去，看着小明，她不好意思求小明。小明装模作样地成心数着船票：“可能有多余的！”

娟娟再也沉不住气了，忙说：“给我们吧！不！给咱们班吧！”

小明说：“好吧，给你吧！”娟娟拿过船票一数，哎哟，正合适！高兴得不得了。白老师走到娟娟跟前：“娟娟，这是小明特地来早，给中队买的船票。小明，我说得对不对？”

小明低着头笑了。

同学们感激地看着小明，方娟娟象刚刚认识小明似的，睁着大眼看着他。

“红领巾”们上了船。张小明和方娟娟一船，张小明划着船，方娟娟和几个女孩子坐在船尾和船头。歌声和笑声从水面上传来，清风掠过水面，水面上翻起一层层细浪。细浪撞击着船头，掀起雪白的浪花。

到了北岸，张小明说：“我在这儿看着船，你们到九龙壁去看看吧！可好玩啦！”娟娟和女孩子们上了岸。

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蓝蓝的天，不知从哪儿钻出一块黑云。广播器里播送着大风警报，水面上的小船都往码头划去。跟着，树梢开始摇晃了。

娟娟和同学们跑回来。“怎么办？”娟娟着急地说。

小明说：“你们快上来，趁风不大的时候，把船划回去！”

他们上了船，小明使劲划着船，向南岸划去。刚划到中间，忽然，一道闪电，一声炸雷，瓢泼大雨下起来。成排的浪头向小船涌来，小船摇晃着，方娟娟和几个女同学吓得尖声叫着。张小明大声喊着：“坐稳了！不要乱晃！”浪头更高了，一会儿把小船举起来，一会儿扔下去，浪尖上溅起雪白的沫儿，象要吞掉小船似的。

张小明一看船不能往前划了，他见离东岸不远，忙向东岸划去。快到岸边了，他见大浪头拍着岸边的石头，怕船撞在石头上，忙收住桨。大浪头把小船冲到岸边，他忽地站起来，一下子抱住一块突出的大石头，小船仍旧在摇晃着。方娟娟也学着小明的样，在船的另一头也抱住一块石头，小船稳住了。

同学们都安全地登了岸。方娟娟上来以后，正要伸手去拉张小明。可是，小明却摇起双桨把船划走了。

小明大声喊着：“空船会被浪打翻的！我不能上岸！”

“那怎么办？”

“我划回码头去！”小明说着，奋力划起来，迎着风浪，他弓着腰，划呀，划呀！向码头划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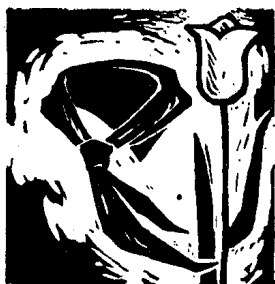
大雨在哗哗地下着，方娟娟站在雨中，紧张地看着在浪中颠簸的小船：“小明，回来！回来吧！”

小明回过头来喊着：“没关系，我经得住考验！”风把他的喊声撕成断断续续的。

本来，小明这是无意中说的话，说他不怕这大风大浪。可方娟娟却动了心，两眼一阵发热，后悔起那一次次的考验来，也恨起自己来。她对几个队员说：“咱们再讨论一次张小明的入队问题吧！”几个队员摇摇头说：“不行了，已经晚啦！”方娟娟带着哭腔央求着：“明天，明天就讨论！”一个队委说：“你忘了，今天就是咱们中队的最后一次活动啦！”

大雨哗哗下着，四处白茫茫，方娟娟看着越来越远的小船，泪水禁不住流下来……

（原载《儿童文学》1980年第1期）



竹 林

女，三十二岁，浙江省吴县人，高中毕业。曾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现为《上海文学》编辑。一九七三年发表处女作。有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中篇小说《地狱与天堂》、儿童短篇集《心花》。其散文《老水牛的眼镜》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三等奖。

紫色的水葫芦花

农村的夏天真是非常美丽，眼下正是收割早稻和抢插晚稻的季节。田沟里开着许多白色的和金黄色的花朵，篱笆上长满了一串串绿色的娇嫩的小葡萄。风吹起来，把合欢树上粉红色的绒花一瓣一瓣地撕下，让它们在散发着新鲜干草气息的空中飘荡，最后落在涟漪微皱的小河里。小河不停地流淌。有时流到一个地方，分出许多纵横交错的水渠，每一条水渠都穿过一块青青的茂盛的秧田。太阳光正照耀着这些秧田，一群蜻蜓在上面飞来飞去，好象鸟儿飞在浓密的大森林

上空一样。小河又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它的背后出现了一片青翠欲滴的竹林，好象为了和竹林比美，人们给小河穿上了花衣服——在这里栽种了多得数不清的水葫芦。水葫芦正在开花，紫色的娇艳的花朵从油绿肥硕的叶子上骄傲地探出脑袋，岸边的柳树向它们垂下了柔软的枝条。

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大柳树下。这姑娘穿着雪白的上衣，深蓝的裙子，丰腴的脸上挂着微笑——这是学校里的老师所惯有的那种神情。

一点不错，这姑娘正是附近小学校里调来不久的林老师。此刻，林老师要到她班上一个学生家里去家访的，走到这里，被这一片盛开的水葫芦花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坐到了岸边的大柳树下。她奇怪过去竟没有发现水上有这样漂亮的花朵——蓝紫色的水葫芦花，那么新鲜，那么生动，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她想如果作一篇文章的话，可以说，这水葫芦花就象征着农村实现“四化”以后无限美好的未来，而她的责任，则是为了培养担负起建设未来的下一代。这是多么神圣的事业啊，她感到自豪和幸福。她走下河岸，弯腰想掐一朵水葫芦花，可是又觉得，把那象精雕的翡翠一样的紫花从生长它们的绿叶上分离下来是怪可惜的，于是她只是伸手摘了一片叶子。那肥肥的油绿的水葫芦叶子，多象一个浅浅的水瓢！她也真的把它当作水瓢，舀起一兜水，然后又一点点地把水倒回河里，让落下的水滴变成一粒粒闪光发亮的珍珠，在翠绿的叶子上滚动……一会儿，她又抬眼看着那细细的柳条在娇嫩的花上摆动，好象它们在羞涩地互相亲吻；她侧耳听着对岸的竹林飒飒作响，仿佛它们在低低地絮语。她